

| 石 | 渠 | 情 | 思 |

草原念情

◎张建国

人说不到石渠，不知草原之大。印象里蒙古草原一马平川的平坦，特别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广袤空间之美令人无限遐想神往；天山草原，牧马南北，森林、湖泊、草原相间的耳目一新更让人留连往返。但在我看来，扎溪卡草原的美兼具蒙古草原、天山草原的自然之美，更为吸引人的是其独具魅力的深邃内涵。

举目而视，坦荡无垠的扎溪卡大草原总有“野旷云低草”之妙。纵马狂奔，走到云草接壤处，凭高一望，连绵的绿草却在脚下又延伸到不知名的遥远之处。

星星点点洒落大草原上的帐篷人家，或白或黑、或大或小，炊烟袅袅，乳香飘逸，山歌悠扬……不失为另一种风光，这既有别于南疆牧场，又有别于北国风光的景色，在扎溪卡却随处可见。

“哼支山歌，云儿都坠落草间。挥动牧鞭，牛羊如云涌过草滩。打马滴过四季，帐篷炊烟飘香。”说到扎溪卡草原，总能让人热血沸腾。因为这里曾是格萨尔征战的疆场，亘古的风越过时空的界限，从北到南，又从西到东，风中马嘶声、金戈声依稀仍在，让人不由自主又回到雄风万年的远古时代。现今，静默在风雪中的马匹不再披挂上阵，失去了冲锋陷阵的机会，或许也是一种遗憾，但牧人血管中流淌的野性仍一代代地延续。正如《康巴汉子》这首歌中所唱，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

草原是牛羊的乐园，草原是牧人放牧的地方、追风的天堂。特别是以康巴牧人自居的扎溪卡哇（雅鲁江源头的牧人）更是钟情于这方魂牵梦萦的金色家园。如果说海洋孕育了生物，那么定是草原孕育了牧人。牛场娃，是世人对牧人野性美的褒扬，更是牧人们自豪的称谓。生于草原、长于草原，逝于草原，这是牛场娃一生的写照。

大象无形。扎溪卡大草原无愧大的美名。作为全省最大的草原，大气磅礴不事雕琢，这有一种大美不言的厚重韵味。天透明得如一个空灵的蓝色巨大水晶；水晶晶莹，如丝如缕随风飘过头顶；舒缓、绵延的雅鲁江宛如少女的长发，淌过点缀着金黄、深紫、粉红、洁白等七色野花的绿草无垠的草原；悠扬的牧歌，如云的牛羊点缀金色的原野……梦幻扎溪卡，如诗如画的意境在25191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上自然的展现。置身其间，眼、耳、口、鼻、心，包括每一根毛发所感受到的各种各样沁人心脾的草香、花香、乳香混合其间，让人不由自主醉倒在这梦幻草原的怀抱。

圣洁的阳光总令人心情灿烂地飞翔，梦幻的草原总会让人脚步无限眷恋。不说扎溪卡草原四季变幻，也不说扎溪卡草原朝辉夕阳，气象变化万千，但只6—9月，扎溪卡草原的美使人闻而向往。这个令扎溪卡草原沸腾的季节，扎溪卡哇在这花的海洋、草的世界里打马狂奔、载歌载舞，燃烧激情、自由挥洒。蓝天、白云、野花、绿草地，朵朵绽放如花朵般的帐篷；歌舞、马队、酥油茶、青稞酒，一张张阳光般灿烂的笑脸——构成扎溪卡草原最欢乐的海洋，让人心旷神怡，留连往返。

扫一扫
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

月不念



甘孜日报社·州委老干部局联办

躺在白布下的战友

◎马黎

被分配到甘孜州工作，随后于1957年被下派到理塘县参加民改平叛工作。

我刚到理塘时被分配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收集各区乡的情报向县委领导汇报，又将县委领导的指示传达到各区乡。那是1958年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县委领导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接人，我们立即放下工作出发，紧紧跟在领导身后，一颗忐忑的心始终漂浮不定，是谁生病了或受伤了……不知不觉中，我们走进了医院的太平间，我们要接的人已经用一块白布紧紧的包着静静的躺在那里，是下坝工作队的卜瑞祥同志，他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叛匪而牺牲，将生命永远的定格在了23岁，想起昔日活蹦乱跳的战友如今静静的躺在地面上，很多人都抑制不住悲痛，放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其他同志们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去乡上接人”。然而，越是怕的东西有时越要来，卜瑞祥同志牺牲后不久的一天，县委领导找到我们几个女同志，沉重的说：“上君坝工作队队长马玉根同志今天在嘎乌龙巴沟开展工作牺牲了，你们几个女同志今天就不跟我们一起去他了，你们的任务是做好他家属的思想开导工作。”马玉根同志的妻子名叫曲珍，是理塘人，平时非常乐观。接到通知来县委时，曲珍全然不知她丈夫牺牲的消息，是唱着歌来的。曲珍走进来后，我紧张得心都仿佛要跳到嗓子眼，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样告诉她，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已经与她阴阳相隔……当我们含着泪把马玉根同志牺牲的消息告诉她时，曲珍伤心心的哭了一场。我们对曲珍说了许许多多的安慰的话。晚上回去后，我也躲在被窝里伤心的哭了一场。

我们赶跑了万恶的帝国主义，打败了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就在这千载难遇的好年头里，可恶的部分反动土司头人等却公然发动武装叛乱，破坏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让本该蒸蒸日上的社会事业不得不放慢发展步伐，让无数本该尽情绽放的年轻之花嘎然凋谢。我当即下定决心：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与期望，一定要好好工作，继续完成战友未尽的事业，与叛乱分子斗争到底。

说干就干，我每天拼命工作，积极主动接受任务。由于我平时表现良好，1959年，我被派到上君坝工作队若西工作组工作，临走时我也领到了一块两丈白布。我们组长叫张元荣，内地口音，是理塘县下坝的上门女婿。我到君坝后，心想这下可以面对面的和叛匪作斗争，

可以亲眼看见他们被消灭，心里甭提多激动了。然而革命工作是有分工的，组织上一直让我担任区文书，主要负责区机关运转，但我没一句怨言，把工作干得井井有条。

在君坝工作期间，给我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莫过于叛匪格沙马贡布杀害君坝俄合村工作队队长昂旺多吉同志后被解放军平叛部队击毙时人们发出的欢呼雀跃声。昂旺多吉，理塘人，是君坝乡干部，君坝俄合村工作队队长，牺牲时40余岁，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天，昂旺多吉同志去俄合村远牧场开展工作，就被格沙马贡布盯上了，格沙马贡布表面上是一名老实巴交的村民，实际上他经常和躲在山里的叛匪暗中联系，当时他想要一支枪，奸和叛匪们狼狈为奸，与人民为敌。而昂旺多吉同志是工作队队长，平时外出开展工作工作时几乎枪不离身。当昂旺多吉同志走到半路时，就听见有人从他身后大声叫他的名字。他回过头时看见是格沙马贡布后忙问发生什么事情了。跟跟昂旺多吉身后，时不时还假惺惺的说两句安慰话。当走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山沟时，格沙马贡布从身后用石头猛击昂旺多吉同志的头部，昂旺多吉同志当场就牺牲了，而格沙马贡布抢了枪以后便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昂旺多吉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时，群众眼里满含热泪，默默悼念新魂，祈愿上天惩罚凶手格沙马贡布。1962年，叛匪格沙马贡布被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抓获并处决。

平叛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整个村庄顿时像炸开锅似的沸腾起来。“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少干部、战士、群众眼含热泪忘我的高呼。此时的我在高兴之余，又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在心中默默地一遍又一遍的念道：“战友们我们胜利了！”

今天，看见祖国各地欣欣向荣、繁花似锦，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在万分感慨之余想对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说句心里话：“战友们，你们看见了吗？这盛世，已如你们所愿，请你们安息！”

李艳梅人如其名，确实长得漂亮。高挑个儿，丹凤眼，披肩长发，皮肤白皙，再加上有些狐媚劲儿，大凡男人见了，都会身体发软，挪不开步。不过，漂亮女人都有一个毛病，这就是恃宠而骄，李艳梅也不例外，而且比别的漂亮女人做得还过，因为，她有资本。这个资本就是她的老爸。

李艳梅的老爸在新疆某部队担任师长，胡世明当兵时，就是给李艳梅的老爸当秘书。胡世明是何等精明之人，面前现摆着一个当师长的首长，他还不可着劲地巴结。按说，胡世明是工作秘书，生活秘书另有其人，但胡世明很贼，他借着工作上这一便利条件，有事没事总爱往李师长家跑，一会儿请示，一会儿汇报，完事之后，就是帮助生活秘书跑腿买菜，打扫卫生，陪师长喝茶聊天，时间一久，李师长见这小子人机灵，眼中有活，便逐渐喜欢上了他。胡世明也乐得把自己看做李师长的家人一般，没明没黑地在其家中泡着。胡世明起初并没有奢望能娶上李艳梅，人家是首长的千金，自己不过只是一名小兵，门不当，户不对，就是首长选婿挑上一千个人，也未必能选到他胡世明的头上。但世事难料，那么多高干子弟向李艳梅求婚，李师长均婉拒，偏偏挑上了胡世明。李师长有他的理由，高干子弟，要么是靠父荫，愚蠢无能；要么是纨绔子弟，自己就这一个独生女儿，嫁过去肯定吃亏。反之，下嫁给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就无此之虞。夫妇不仅会疼着宠着，还会吃亏受欺负，就是当下面子上不好看，但话说回来，这年头，面子这东西又能值多少钱。有了把女儿嫁给胡世明的想法，李师长就开始着力培养起了胡世明，两年一个台阶，两年一个台阶，等到李师长临离休前，胡世明已升到了副团职的岗位。李师长风风光光地把女儿嫁了，然后光荣离休。又过了两年，胡世明也离开了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凭着岳父的这层关系，他转业到地方后，不但职位没有降，而且还升了半格，由原来的副团摇身一变成了正团职，进了南山市公安局，担任了城南分局的政委。当然，胡世明的妻子李艳梅也随夫转业到了地方，不过，她没有再工作，而是做起了生意，成了一个地道的生意人。这是胡世明的意思，当今之世，无钱寸步难行，与其非法敛财，担惊受怕，还不如放开手脚，自己动手，做生意挣钱。

李艳梅做的是浴场生意。她所开的浴场叫天之水浴场，就在城南分局的辖区内。天上之水，洗涤凡尘，多好的名字，可惜，她的生意不正经，除了洗浴外，还有别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堂。但话说回来，现在有哪一能赚钱的生意是没有名堂的，不是官商勾结，就是违法乱纪，剑走偏锋。天之水浴场刚开的时候，分局民警不知道这是他们政委家开的，三天两头到那里去抓卖淫嫖娼，去抓赌博，今日拎走俩小姐，明日带走四五个打牌的，顺带再罚些款。不到半年，李艳梅就撑不住了。民警隔三差五地往浴场跑，去时还开的是警车，穿的是警服，一来带走一拨，长此以往，还有哪个客人敢到天之水来消费。不得已，李艳梅不得不请大夫出面。胡世明一出面，局面倒是控制住了，再也没有民警敢到天之水去抓嫖抓赌了，但天之水浴场是政委夫人开的这一信息，也在城南分局传扬开来。民警私下窃窃私语，怪不得辖区这么乱，原来连咱们堂堂的政委家里也开了浴场，这让我们今后如何管？

更让胡世明恼火的是，李艳梅特爱显摆，做事从来都不知道低调，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政委夫人似的。平日常外出，家里放着车不开，偏爱开胡世明的车。胡世明的车是警字牌照，有些特权，不怕违章，敢闯红灯敢逆行，这些都没有啥大不了的。因为交警一般见到警字号的车违章，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没有人大较真，同行呗，人不亲行亲。再说了，那就是违章了，被电子警察拍录上了，公安局内部有规定，也不会做处罚。要命的是，李艳梅车技不行，动不动就和别人的车发生碰撞、擦挂，出现事故了要说解决问题也行，偏偏李艳梅脾气不好，一出事故就和人家吵，遇到温和的，息事宁人的人，一见遇上了狠角色，看看惹不起，吃点亏自认倒霉也就罢了；遇到火筒脾气的，或者也有些背景的，针尖对麦芒，这一下就热闹了，非得吵个天翻地覆不可。这样的争吵常常一月里能碰到好几次，临末了，都是胡世明出面收拾残局，才得以了事。但胡世明不是神仙，他也不是事事都能摆平，这不，两天前李艳梅出的交通事故，就让他大栽了一次面子，气得他差点吐血。

一想起这事，胡世明至今还恨得咬牙。两天前，李艳梅闲得无聊，见天气好，又逢仲秋，忽然来了雅兴，邀了一位生意场上的好朋友，要去南山看红叶。李艳梅开车出了城，一路上兴奋异常，她边开车边和朋友聊，在一个岔道口，突然遇到一个横过马路的老人，她避之不及，将老人刮倒。按说，刮倒了人，一般情况下，司机都是下车先抢救伤者，但李艳梅没有这样做，她下车后，先是急急忙忙地拆掉了前后车牌，然后才过来查看老人的伤情。一看伤得不重，她给老人扔了三百元钱，和女友上了车，一轰油门，绝尘而去。李艳梅自觉做得人不知，鬼不觉，但此事偏偏却被南山晚报跑街的记者兰波看到了，兰波回到报社，写了一篇《一警车刮倒路人不忙救人先摘车牌》的新闻稿，第二天在报上发了。稿件中不但描述了交通事故的全过程，而且还公开点出了警车牌号。这一下事情惹大了，很多市民都知道了一警车刮倒人逃逸的事，他们纷纷致电报社，要求严查此事。马跃看了当天的晚报后，大为光火，立即下令局纪检委严查，看看这辆肇事车究竟是那个单位的，是谁开的车。一查之下，得知是战友胡世明的坐骑，他马上给胡世明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还在电话里美美地把胡世明臭骂了一顿。

（未完待续）